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二十二回 崑崙圍弦續鸞膠

三生石上舊精魂，曾證三生夙有因。莫說尋常連理樹，回生起死更奇聞。

唐時有個探花崔護，一日行到武林西湖之上春遊，見一園門之內，桃花盛開，崔護信步行到園中，忽見裡面走出一個女子來，生得天姿國色。崔護見了，徘徊半日，彼此留情，只是不好交言而別。崔護因上京會試，就此匆匆去了。這女子之家姓殷，自從見了崔生之後，女子行坐不安，常常思念。不覺過了一年，仍舊桃花開放，崔護到京，中了探花。一心只記念著桃花之下的奇遇，且去辭了做官，急急回到西湖之上來，重訪舊游，只見園門深鎖，桃花復開，而美人之面不知何在矣。崔護傷心惆悵，題了一首詩，就寫在那園門之上。詩曰：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寫還了詩，不忍就去，又叫了一隻小船，終日往來於園門之外。卻是那女子也因此事，已是得其病症，想起桃花開時，遇著那生，如今不知那裡去了。因對父母說：「要到園中，再去看看。」父母見其生病，倒也依他，因此這女子同了梅香，到了湖中，上了岸，走到園門邊，女子見那園門之上，有詩四句，念了又念，情知是舊年那生所題，不得相見，忽然傷感，就哽哽咽咽的哭起來。梅香不知緣故，急急的開了園門，扶他進去。那女子哭個不住，忽然竟暈死了去。父母聞知大驚，忙忙也到園中看視，救不醒了，只得打點入殮等事。卻好那崔生小船，又游到園門來，只見園門大開，裡面卻有人哭。崔生怪道：「何故有人在內啼哭？」

走上岸來，到鄰捨家問了詳悉，便走入內來。裡面女子的父母，出來相見了。崔護說道：「令愛急促而死，護能醫治。」父母心愛的女兒，況且崔生一表人材，便放此生去醫，或者醫得好時，便許這生為妻，也強如死了。就同崔護進去。這崔生一見那女子，死在那裡，只等就殮，情知是為這首詩的緣故，也不能禁止，就放聲的大哭。卻是喜得緣分到此，不想這崔生眼淚滴到那女子臉上，這女子果然甦醒轉來。開眼見了崔生，又流淚不止，父母上前，看見女兒醒轉，只道真個救活了，忙忙扶起女兒，說：「虧這先生救活你性命，你可將息病體，好了就嫁與這生罷。」女子低頭不應。這崔護向前，就通了姓名、鄉貫，說：「我已中了探花，你令愛嫁我，也不為辱。」遂將舊年相遇，今日題詩、救活的事，說了一遍。那父母聽了，口口道是天緣。自此殷氏就嫁了崔生，成其夫婦，豈不是個起死回生的奇事麼？

還有江淮一個舉人，姓盧，名儲，入京會試。先將平日做的文字，錄了一卷，呈與尚書李翱評閱，這李翱乃是唐時一個才子，就是韓文公取中的高弟，出鎮江淮郡。這日，盧儲投過了文字，李尚書因有要緊的公事，未及評覽，便將這卷文字放在書房桌上，意思待公事畢了，方來批點。不想這李翱卻有個女兒，年方及笄，尚未議婚，乃是個女中學士。自恃高才，不肯嫁凡夫俗子，須要親自選中文才，然後肯嫁的。這日卻好是紅葉有情，赤繩曾係，可憐的這女子走到父親書房，看見桌上一篇文章，他就展開一看。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不忍釋手。大喜說道：「此人文才高妙，今科決是狀頭矣！」提起筆來，批下一段道：

此文采色陸離，有台閣氣象；聯篇雲錦，逞月露詞華。

取巍科，享榮名，居然大魁天下。材品無雙，風流絕世，洵當代人豪也。

批評完了，仍舊將卷子折好，安在硯瓦之下，自己流連了半日，方進香閣中去了。卻說那李翱愛才心切，記得早辰有那盧儲文卷不曾批閱，就走到書房，拿起那一本看時，卻已批點得端端正正了。李翱大驚，看了一回，知是自家女兒的筆跡。他就留心道：「這是我女兒選中意了。」再看他文字，果然字字珠璣，篇篇錦繡，心下也自歡喜。隨即差個長隨，拿了一個名帖，去請那送文的盧舉人來衙中相會。盧儲聞說，連忙來到衙中。李翱出來相見，可就開口問道：「足下曾有親事麼？」盧生答道：「貧士尚未有室。」李尚書大喜，即將那本文字取出，遞與他道：「此是小女親筆所評。知足下此行，必奪天下大魁矣。殿元到手，如不棄嫌，老夫當以小女奉侍君子，足下之意何如？」盧儲喜出望外，看了小姐所評，真是文心繡口，品得恰當；字又寫得精妙，筆筆是衛夫人簪花格的小楷。連忙謝了出來。李尚書又贈他千金綵帛，以為入京的卷資，待中狀元，即歸完娶。這盧儲歡喜不勝，一路上只將著李小姐的批評細玩，已是到了京師。會試過，中了進士；殿試傳臚，第一甲第一名狀元果是江淮郡盧儲。唐主大喜，乃命折花一枝，紅綾束餅啖百枚，盛以金盒，遣中官二人，馳賜狀元。便令戴花收酒，以為榮寵。這盧儲才過殿試，徑赴佳期，急忙上了一個歸娶的本。唐主又欽賜金花銀幣、宮錦蓮燈，又命中官二人，送至江淮李尚書府中成親。盧儲到了江淮，見過了李尚書，李尚書大喜，即延請盧狀元，寓在書房。盧生到了書館，洗塵三日，即作催妝詩一首，命使女呈送學小姐妝台之上。李小姐拆開看曰：

昔年將去帝京游，第一仙人許狀頭。

今日已成秦晉會，早教鸞鳳下妝樓。

李翱擇日，謝了聖恩，遂將女兒與盧儲成親。成親之後，夫婦兩人甚是相得。一個喜說「相公天才，杏林第一」；一個笑說「夫人國色，絕世無雙」。自此建治花園，樓閣，日與賦詩論文、賞花詠月以為樂。歡洽了數年，天子愛盧儲的才，欽點為河南、河北、劍南、湖東各省主試，考取天下賢才。盧儲上奏曰：「本朝策士，純用詩賦，非舉賢求治之要。今奏過聖上，乞以詔策、咨訪，治術為先。」唐主准奏。盧儲謝恩出朝，遂與李氏夫人相別，說：「我此行，各省取士回來，也得一年光景，方得回來，夫人在家，可善自消遣。」李氏夫人不忍分離，因王命不可遲違，只得含淚而別。李尚書聞得女婿出京典試，收攬海內英雄，以為門生，是第一榮顯之事，作詩一首贈行。詩曰：

禮闈新榜動長安，九陌人人走馬看。

一日聲名遍天下，滿城桃李屬春官。

盧儲謝別了李翱出京，一路風憲，自不必說。卻說李氏夫人，因盧儲典試出外，含淚送行，心下怏怏不樂，不覺春去秋來，已是半年光景。李氏染了一個心痛之疾，屢藥不效，卻因與盧儲恩愛最好，燈前月下，自處無聊，病勢日增無減。看看秋老霜濃，冬深雪積，愈覺淒涼寂寞。輾轉沒情投緒，偶作小詞，名《百字令》，以遣悶懷。詞曰：

別離情緒，奈一番好景，一番愁蹙，燕語鶯啼人乍遠，還是他鄉寒食。桃李無言，不堪攀折，總是風流客。東君也自，怪人冷淡蹤跡。

花豔草草春工，酒隨花意薄，疏狂何益。除卻清風並皓月，脈脈此情誰識？料得文君，重簾不捲，只等閒消息。不如歸去，受他真個憐惜。

自此一病不起，延挨將盡，李氏對這些養娘、侍女說：「我死之後，不可將我入殮，老爺原說一年將滿，即是歸期，如今已是年終了，只這幾日，老爺必然回家，須等老爺親自回來殮我，不可違我說話。多多上福老爺，說我料道今生不能相聚了。」說罷，哽咽一聲，果然死了。真個這些服事的人，不忍違他遺言，哭了一回，先去報與李尚書知道。李翱痛哭不已，就依著女兒言語，不辦後事，只吩咐著眾人守管著，以待老爺回來。死了恰好三日，遇著盧儲典試事畢，回到家中，聞說李氏因記念得病，已死三日，盧儲大驚，也哭得暈去，就如做夢的一般。其魂直渺渺茫茫，游到一個海上仙山，山門上大寫「崑崙圍」三個金字，中間坐著的，乃是漢朝東方曼倩先生，左右列兩行仙吏，無數香花、旌幢、旛蓋，金碧輝煌。這東方先生一見了盧儲，便叫道：「鶴羽，你來是為那鸞英的災難麼？汝二人原是我座前的侍香仙子，你是仙童，名喚鶴羽；汝妻李氏，是我仙女，喚作鸞英。因我前到王母瑤池之上，去盜食蟠桃，回來遲了些時，汝二人就思凡下界，成了夫婦。那鸞英又因失手傷了我庭前鳳喙，該有這三日亡身之難。我已將此鳳喙，和了那東海玉巖山的麟角，製成丹膠一粒，名為『續弦膠』，可使斷弦重續，絕命再生。配煉丹膠，俱非凡物，乃是：

上清之露，天池之水，玉爐之火，蓬岫之薪，
陽谷之精，丹淵之華，配以星魄，合以雲砂。

此膠凡九煉而成，果係夫婦有情，生死不變其愛的，才可與他，救其一命，再得人間歡聚。汝二人為夫婦，未及半世，尚未到九九之數，今賜汝續弦膠一丸，納入鸞英口中，輕輕叫他三聲『鸞英』，自然能醒，他不欲入殮以待汝歸者，為此也。自知仙體不壞，不與那些凡人說破，故耳。汝可速速將去，待九九數終，汝二人同到崑崙圃相會，我仍收留為弟子，度汝成道，毋為情慾所迷，一墮紅塵，萬劫難轉，牢記牢記。」回頭又命一仙童，取火棗一枚，交梨一顆，與他食了，即令童子送鶴羽下山。盧儲叩頭謝了，同這童子一路下山。行了半日，只見滿山文禽翠羽，銀杏仙桃，丹崖石蹬，各山路徑都是，日遊之地，相熟的去處。一路玩賞，忘了下山之事。這童子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還不走麼？」用力一推，這盧儲就似在萬山頂上，跌下的一般，卻好暈了一個時辰，被這童子一推，就跌醒了，看見守著妻子哭哩。盧儲定了性，想了一會，一一記得暈去時的光景，及東方先生的言語。所賜的續弦膠，探之懷中，果有一丸，於是心下大驚，不與眾人說明，便吩咐眾人避到外面。他一手將這續弦膠放入李氏口裡，一面叫：「鸞英，鸞英！」叫了三聲，真個李氏慢慢甦醒轉來，心下明白，且不言語，輕輕的開眼叫道：「官人回來了麼？」盧儲應道：「賢妻如何就撇了我去，快些醒來！」李氏道：「我服了鸞膠，病已好了。」就坐了起來。盧儲歡喜，叫眾人進來：「看我夫人，幸喜重生了。」眾人連忙一齊進來，見了倒嚇得木呆了，開了口，合不得，眾人慌忙來問夫人怎生樣死去的光景，又連連的火急去報與李翱。李翱聞得，也覺駭然，忙來看了女兒，便問盧儲道：「賢婿何處得了異術，能救我女重生？真是可喜！」盧儲卻不言所以，只說緣分不該就斷耳。自此二人重新又做夫婦，好似做了兩世夫妻的。過了幾時，李翱身故，盧儲也做到尚書地位，拜了宰輔，榮享千鍾之粟。聖上寵眷不衰，整整又做了二十年宰相，尊到極品，已是六十多歲了。夫妻卻是同年的。

一日，聖上郊祀回來，盧儲侍駕，聖上賜了些甘露羹，命他持回食之，發白可轉而為黑。盧儲持回，同李氏食了，果然發白變黑。李氏笑指著盧儲道：「相公，這可就是仙丹，故能有此靈妙。」說了這一句，就似點醒這盧儲的一般，盧儲忽然心下醒悟，就對李氏道：「你三十年前死去三日的事，可記得麼？」這李氏便應道：「你三十年前夢去九九之數，可記得麼？」盧儲笑了一笑，即日解了朝服，換了道衣，上了辭官的表章，拜還了欽賜的金帛。李氏也改了羽服縵衣，乘夜間月色大明，兩人就私自逃出衙門，出了帝城，一路只望東而行。行遍了天下四方、九州八極，苦心修煉，各處雲遊，訪道尋真，不迷真性。餐鬆食柏，宿水登山，卻也整整游了有二十餘年。將已九九數終，兩人年皆八十一歲，已行到了崑崙圃的仙山地界。只見一日遇著一個道人，也是鶴髮童顏，手持竹杖，從東而來，見了盧儲二人，道：「你二人可是盧儲與李氏麼？崑崙主人著我來引進哩！」盧儲夫妻二人點頭稽首，道人領到山頭，將到半山，只見山頂上，東方生大叫曰：「他二人濁骨凡胎，不可上山穢我仙境，可著他換了凡骨，才許上山。」

那道人聽得，便朝上跪道：「領法旨。」即引他二人，又轉到一個去處，只見四面高峰插天，下面一道清溪，有萬丈深險，數里廣闊。這道人不由分說，將拄杖一拂，把他二人都拂了下去。二人落下溪中，就脫了凡世的胞胎，換了輕身的仙骨，就會駕雲履霧，始初從西首山上，落到深溪，他就向東首山上駕風上來。正是東方曼倩先生的道院，正中扁額乃是「崑崙圃」三個石青嵌金的大字。但見：

朱門欄檻，畫棟雕扉。琪芝異卉，春秋不盡之花；仙鳥文禽，朝夕遊行之景。

往來者，俱驂雲跨鶴仙班；講論者，乃不死長生秘要。

果然是：清虛寂寂神仙府，靜默玄玄太上家。

兩人認得舊時的境界，歡然進到正殿之上，拜了東方先生，又與兩行侍從一一相見了。然後東方先生開口問道：「汝二人今日可已滿願了麼？」又指李氏道：「汝的道號原是鸞英，若前日死了三日，我不用續弦膠來救你轉身，你就墮落愛河，溺於欲海，今日安得再返仙鄉，得成大道？」又指盧儲道：「汝的道名，原是鶴羽，不可似向日再要思凡。若再犯戒律，我就永世不來度你，可得再到我這座下麼？」於是二人醒悟，一齊又來叩頭受戒，立誓再不思凡了。東方先生大喜，命取仙肴、仙簌、仙酒、仙丹，作起仙樂，證了仙班，與他二人慶賀。正是：

姻緣得就是天成，更喜鸞膠續舊盟。
世上關雎情分好，想來也會慶重生。

總批：三復關雎之詩，古人未嘗無瑟琴之樂，卻惜今人不解此語，苟非溺愛忤親，必至乖張反目，徒自苦耳。亦曾識靜好之致乎？